

「美」珍娜·埃文斯·韦尔奇著 卢屹译

「你知道吗？」

冰甜果糖太甜的话就加点酸不同，
可我们甜于酸有了酸甜之别。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爱甜吗？」

LOVE
&
GELATO



恋上 冰淇淋

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
THE NEW YORK TIMES BEST SELLER

一座关于恋爱与冰淇淋的浪漫之都，
一场爱意萌动的甜蜜之旅。
像《恋恋笔记本》般温暖治愈，
比《怦然心动》更令人怦然心动。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LIUZHUO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恋上 冰淇淋

LOVE
&
GELATO

[美] 珍娜·埃文斯·韦尔奇 著 卢屹 译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LOOMINGTON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恋上冰淇淋 / (美) 珍娜·埃文斯·韦尔奇著; 卢屹译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8.6
ISBN 978-7-5500-2781-7

I. ①恋… II. ①珍… ②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63359 号

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14-2018-0073

LOVE & GELATO by Jenna Evans Welch

Copyright © 2016 by Jenna Evans Welch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Sterling Lord Literistic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Beijing White Horse Time Culture Development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恋上冰淇淋 LIAN SHANG BINGQILIN

[美] 珍娜·埃文斯·韦尔奇 著 卢屹 译

出版人	姚雪雪
出品人	李国靖
特约监制	王瑜
责任编辑	刘云
特约策划	王婷
特约编辑	李肖
封面设计	小贾
版式设计	王雨晨 赵梦菲
封面绘图	三乖
版权支持	韩东芳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	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
经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	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
开本	880mm × 1230mm 1/32
印张	8.5
字数	211 千字
版次	2018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500-2781-7
定价	42.00 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8-160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发行电话 0791-86895108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序幕

你们从前都碰上过倒霉日子吧？你们懂的：闹钟没响，吐司烤焦了，而且你才想起来衣服都浸在洗衣机里了；接着你一路狂奔去上学，迟到了一刻钟，暗自祈求没人发现自己的头发乱得像鸟窝；可你刚溜到座位上，老师就暗戳戳地来了一句：“今天有点晚啊，爱默生同学。”所有人都盯着你看，你的狼狈相就此彻底暴露了。诸如此类的日子，大家都有过吧？

你们肯定都摊上过这种倒霉日子，谁都有过。可是，你们碰到过倒霉透顶的日子吗？就是那种神气活现、坏得冒烟的日子，它为了图一乐呵，就把你在意的东西嚼得稀巴烂，又吐了你一脸。

我妈跟我讲霍华德的事那天，铁定是这种倒霉透顶的日子。可在当时，我都没空顾虑他的事。

那会儿，我高二才上两个星期，妈妈看完病后跟我一起开车回家。车里很安静，只有电台里两个模仿施瓦辛格^①的人在演广告。尽管天挺热

① 施瓦辛格：阿诺德·施瓦辛格，生于奥地利，美国著名男演员。

的，我腿上还是到处起鸡皮疙瘩。就在那天上午，我头一回参加越野比赛就拿了第二名。不敢相信，我连这个都不太在乎了。

妈妈关掉电台。“丽娜，你怎么想的？”她语气平静，可我看着她却泪目了。她是那么苍白、瘦小。我怎么没注意到她变得这么瘦小？

“说不清，”我说着，声音努力保持稳定，“太震惊了。”

她点点头，在红绿灯前停下车。太阳特别晃眼，我朝着太阳看去，眼睛火辣辣的。就在今天，我的人生彻底改变了，我想，从今天开始，只有今天“以前”和今天“以后”了。

妈妈清清嗓子，等我看她时，她坐直身子，像是要讲一件要紧事，“丽娜，有一次我被人撞掇着跳进喷泉里游泳了，我告诉过你吗？”

我扭过身，“什么？”

“记得吗？我跟你说过，我在佛罗伦萨学习过一年。我在外面跟同学一起拍照，那是个大热天，我简直要热化了。我有个朋友叫霍华德，他撞掇我往喷泉里跳。”你要知道，刚刚我们才得知了这辈子最坏的消息，最坏的。

“……我把一群德国游客吓着了。他们正在摆姿势拍照，我从水里冒出来时，其中有个人失去平衡，差点跟我一样掉进喷泉里。他们很恼火，所以霍华德大声说我溺水了，跟在我后面跳进水里。”

我瞪着她，她转头对我微笑。

“呃……妈，这是挺逗的，可你为啥现在跟我说这个？”

“我就是想跟你说说霍华德的事儿，他很有意思。”绿灯亮了，她踩了油门。

什么啊？我心想，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

一开始，我以为喷泉的故事是权宜之计。也许她觉得，回忆故友的趣事能分散注意力，让我俩不去多想心上的那两块大石头：无法手术、

无法治愈。可她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地给我讲，到后来，只要她说几个字，我就能猜到霍华德要出场了。后来，当她最终揭晓霍华德故事会的原因时，唉……这么说吧，无知是福啊。

“丽娜，我希望你去意大利。”

那是十一月的中旬，我坐在她的病床边，拿着一摞从候诊室偷来的《大都会》旧杂志。前面十分钟我在做一个测试，叫作“从初级到吱吱响：你有多热辣？”（十分得了七分）。

“意大利？”我有点心不在焉。前面做测试的人得了满分，我想搞清楚他们是怎么办到的。

“我的意思是，希望你去意大利生活。那之后。”

我这才开始留神。一则，我不相信有“之后”。没错，她的癌症跟医生预料的一样在恶化，可医生又不是啥都知道。就在那天早上，我在网上收藏了一个故事，说的是一个女人战胜了癌症，后来还攀登了乞力马扎罗山。再者说了，干吗去意大利啊？

“我干吗要去？”我故作轻松地问。逗她开心很要紧，避免压力对康复很重要。

“我希望你跟霍华德住在一起。我在意大利待的那一年对我太有意义了，希望你也能有这样的经历。”

我瞥了一眼护士呼叫按钮。跟霍华德一起住在意大利？给她注射的吗啡是过量了吗？

“丽娜，看着我。”她用“我是你妈”的霸道口吻说。

“霍华德？你是说你一直提到的那个人吗？”

“是的。我认识的男人们就属他最好，他会保护你的安全。”

“我哪儿不安全了？”我注视着她的眼睛，呼吸突然急促起来。病

房里有帮助调整呼吸的备用纸袋吗？

她摇摇头，眼里闪着光，“生活会变得……艰难。咱们不一定现在就谈这个，但我必须让你亲耳听到我的心愿。你需要有人照顾。那之后，我觉得他是最佳人选。”

“妈，这没道理啊，我干吗要去跟一个陌生人住一起？”我急忙站起来，在床边柜抽屉里乱翻起来。这里必须要有纸袋子啊。

“丽娜，坐下。”

“可是妈——”

“坐吧。你会没事的，你会熬过去的。你会继续生活，而且活得很精彩。”

“不，”我说，“你会熬过去的，有时候病是能治好的。”

“丽娜，霍华德是很好的朋友，你一定会喜欢他的。”

“我才不信。既然他是好朋友，那我以前怎么从来没见过他？”我不再找纸袋子，瘫坐回椅子上，把头埋在腿间。

她挣扎着坐起身，把手伸出来，放在我背上，“我们的关系有些复杂，但他想认识你，而且很乐意让你跟他一起住。答应我，你要试一试，起码试几个月。”

有人敲门，我们同时抬起头，看到一位穿着淡蓝色手术服的护士。

“我就来看看。”她嘀咕着，对我脸上的表情要么视而不见，要么是没注意。满分十分的话，屋里的紧张气氛大概有一百分。

“早上好。我刚刚要女儿去意大利。”

“意大利啊，”护士合起双手放在胸前，“我去那儿度蜜月了呢。gelato（意式冰淇淋）^①、比萨斜塔、威尼斯的贡多拉船……你肯定会喜欢那儿。”

① 对于文中出现的意大利语，基本上用括号注明了中文意思，但正文中有解释的除外。

妈妈冲我得意地笑。

“妈，不要。我绝不去意大利。”

“哎呀，亲爱的，你非去不可呀。”护士说，“这可是一生难得的经历。”

结果护士说对了一件事：我确实非去不可。可是，至于我去了以后会有什么发现，没人给我哪怕一点点提示。

01



第一章

远处的房子明晃晃地矗立着，像是一片墓碑汪洋中的灯塔。但这不可能是他的房子吧？没准儿我们只是在遵从某种意大利风俗：必须开车带新人穿越墓地。这样，他们对当地文化就有直观感受了。嗯，肯定是这么回事。

我在腿上绞着手指头，房子越来越近，心也一直往下沉。感觉像是眼看着海洋深处的大白鲨浮出水面。此处应有震撼的音乐。可这又不是电影，这就是现实，而且只剩一个转弯了。**别慌，这不可能。妈妈不会把你送到一个公墓来住的，她应该提醒你的，她应该——**

他打了转向灯，我倒抽一口凉气。她就是没跟我说啊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

霍华德（恐怕我该叫他爸爸）带着关切的神情看着我。大概是因为我刚发出了一声惊呼吧。

“那是你的……”我找不到合适的措辞，只好指了指。

“嗯，是的。”他迟疑片刻，往窗外做了个手势，“丽娜，你不知

道吗？这里的所有情况？”

用“这里的所有情况”都不能充分概括月光下的这一大片墓地。“外婆告诉我，我会住在一个美国所有的地产里。她说你是一个二战纪念碑的管理员。我没想到……”恐慌像热糖浆一样对我兜头浇下，我连话都说不全乎了。深呼吸，丽娜。最倒霉的日子你都熬过来了，这个，你也能熬过去。

他指了指园区最远处，“纪念碑就是前面那个建筑物。但是这里其余的土地，是二战期间在意大利牺牲的美国士兵的坟墓。”

“可这儿不是你自己家的房子，对吧？只是你工作的地方吧？”

他没接话，但开进了房前的车道，我的最后一丝希望随着车灯一起熄灭了。这不只是个房子，这里就是住所。走道边种着红彤彤的天竺葵，门廊上有一个秋千在来回晃动，嘎吱作响，仿佛刚有人从上面站起来。如果去掉周围草地上遍布的十字架墓碑，这里就是平常社区里的平常人家。可这里不是平常社区，这些十字架墓碑可不像是会走动的，永远不会动。

“他们希望管理员在现场长年驻扎，所以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造了这栋房子。”霍华德把钥匙从点火器里拔出来，手指不安地敲着方向盘，“真抱歉，丽娜，我以为你知道的。不敢想象你现在作何感想。”

“这是个公墓啊。”我的声音有点虚。

他转身看我，但没太直视我，“我理解。你这一年遭了这么多罪，最不想面对触景伤情的事物。可我觉得，你慢慢会喜欢上这个地方的。这里非常安静，还有不少有意思的故事。你妈妈很喜欢这里。而且，我在这儿待了快十七年，其他什么地儿都不想去了。”

他说得很有信心，可我却瘫坐回座位里，心里冒出一大堆问题。要是她这么喜欢这儿，怎么从来都没告诉过我？她生病前怎么从来没提过

你？还有，亲爱的各路神仙啊，她为什么偏偏把你是我爸这个芝麻大的细节给忽略了呢？

对我的沉默，霍华德稍作回味就打开车门，“进去吧，我给你拿行李箱。”

他一米九几的大高个儿走到车后，我趴着从车边镜里观察他。是外婆说了实情——他是你的爸爸，所以她希望你跟他一起住。也许我本来是可以预感到的，只不过，关于霍华德这位旧日好友的真实身份，我妈起码该提一下吧。

霍华德关上后备厢，我直起身，在背包里翻起来，给自己再争取几秒钟时间。丽娜，想想：你孤身一人在国外，一个大高个儿怪人冒出来成了你爸爸，而你的新家可以作为《僵尸末日》电影里的场景了。快采取行动啊。

可又能怎样？想不进房子，除了从霍华德手里抢车钥匙，我无计可施。最终，我解开安全带，跟着他到了前门。

房子里面正常得过头了——好像他觉得，不用点力就弥补不了这个地点的缺陷。霍华德在门口放下行李箱，跟我一起走进客厅。厅里有两把软垫椅和一张皮沙发，墙上贴着几幅旧的旅游海报，房子里满是浓浓的大蒜洋葱味，不过显然是好闻的香味。

“欢迎回家。”霍华德说着，打开主灯。我脸上又涌起一阵惊恐，他看到我的表情后有些难为情，“我是说，欢迎来意大利。你能来我很开心。”

“霍华德？”

“嗨，索尼娅。”

一个身形矫健的高个儿女人走进房间。她比霍华德大约年长几岁，咖啡色皮肤，两臂套着几只金手镯。很漂亮，但也很意外。

“丽娜，”她小心翼翼地念着我的名字，“你终于到了。航班顺利吗？”

我换了个站姿。有人要介绍一下吗？“还行，最后一程很长。”

“我们很高兴你能来。”她冲我粲然一笑，继而是一阵让人窒息的沉默。

最后我先发制人，“那……你是霍华德的妻子？”

霍华德和索尼娅对视了一下，然后笑得前仰后合。

丽娜·爱默生，天生的喜剧料子。

霍华德总算刹住车，“丽娜，这位是索尼娅，公墓的助理管理员。她在这儿工作的时间比我都久。”

“多了几个月而已，”索尼娅擦着眼泪说，“霍华德总把我说得像老古董。我的房子也在园区里，离纪念碑近点。”

“有多少人住在这儿？”

“就我们两个，但现在三个了。”霍华德说。

“还有大约四千位战士呀。”索尼娅笑咪咪地补充道。她斜眼看着霍华德，我回头一瞥，正好看到他慌忙用手指划过喉咙，示意她别说了。用手势交流，好极了。

索尼娅收起笑容，“丽娜，你饿了吗？我做了千层面。”

就是那个香味。“我是挺饿的。”我坦白。这么说算是委婉的了。

“很好。我做了拿手菜，千层面配超浓蒜香面包。”

“太棒了！”霍华德像价格竞猜节目里的家庭主妇一样振臂欢呼，“你打算好好款待我们一下了。”

“今晚情况特殊，我琢磨着要使出全力。丽娜，你可能想去洗个手，我去端菜，咱们餐厅见。”

霍华德往客厅另一方指了指，“卫生间在那儿。”

我点点头，把背包就近放在椅子上，逃也似的离开了客厅。卫生间很小，只能容下一个马桶和一个水槽，我把水开到能承受的热度，用水槽边上的一块香皂搓洗着手上的机场味儿。

洗手时，我瞥见镜中的自己，叹了口气。我的样子像是被人拽着穿越了三个时区。公平地讲，这倒是事实。我的皮肤平常是黝黑的，现在变得憔悴而苍白，黑眼圈也冒了出来。还有我的头发，它们总算是找到对抗地心引力的窍门了。我打湿双手，用力压平卷发，结果适得其反。我最终放弃了。我的样子活像打了鸡血的刺猬，可那又怎样？老爸就该迁就女儿，对吧？

卫生间外，音乐响了起来，我的焦躁感从小火苗烧成了熊熊烈火。非要吃饭不可吗？也许我可以躲在外面哪个房间里，把公墓这件事给消化一下，或者干脆不要消化了。可接着我的肚子狂叫起来，呃，我确实非得吃东西不可。

“来啦。”我走进餐厅时，霍华德站起来说。餐桌上铺了红格子桌布，门旁边一个 iPod 机子里放着一首有些耳熟的摇滚老歌。我坐到他们对面的椅子上，霍华德也坐下了。

“但愿你饿了。索尼娅烧菜可厉害了，我觉得她入错行了。”这会儿有其他人在，他说话放松多了。

索尼娅满面含笑，“才不是呢，我注定要在纪念碑工作一辈子。”

“看着是不错。”“不错”的意思是太诱人了。一盘热气腾腾的千层面，配上一篮厚切的蒜香面包片，还有一盆沙拉，堆满了番茄和看着挺脆嫩的生菜。我使出洪荒之力才按捺住扑向饭菜的冲动。

索尼娅切开千层面，往我盘子当中放了浓稠绵软的一大块，“你随意自取面包和沙拉吧。Buon appetito。（祝你好胃口。）”

“Buon appetito。”霍华德跟着说。

“Buon appe……啥的。”我嘀咕道。

等大家都分到食物，我立马拿起叉子向面前的千层面发起猛攻。我知道自己的吃相大概穷凶极恶，可我一整天除了飞机餐啥都没吃过，真憋不住了。飞机餐的分量少得可怜。我总算停下歇口气时，索尼娅和霍华德都瞪着我看，霍华德的样子略有些惊吓。

“那么，丽娜，你平时喜欢做什么？”索尼娅问。

我抓起餐巾，“除了用难看的吃相吓唬人吗？”

霍华德呵呵一笑，“你外婆告诉我，你很喜欢跑步。”

“哦，难怪你胃口好了。”索尼娅又铲起一片，我满心感谢地伸出盘子，“你在学校里跑步吗？”

“从前跑过。我参加过学校越野长跑队，但在我们知道后，我就放弃了资格。”他们都只是看着我。

“……在我们知道妈妈得了癌症后。训练很花时间，而且我不想为了比赛出远门。”

霍华德点头，“公墓这里应该非常适合跑步。空间很大，道路平稳。以前我一直在这儿跑步。后来就发福了、变懒了。”

索尼娅翻白眼，“哎，拜托。要是你努力点儿，才不会发福呢。”她把那一篮蒜香面包推给我，“你知道吗？我跟你妈妈是朋友。她人很好。好有才华，好活泼。”

没有，也没跟我说过这情况。我是陷进某个精心策划的绑架阴谋了吗？绑匪会给你吃两块你此生最美味的千层面吗？要是逼一逼的话，他们会把做法告诉你吗？

霍华德清清嗓子，把我拉回谈话中。

“不好意思，呃，没有。她从没有提到过你哎。”

索尼娅不动声色地点点头。霍华德瞥了她一眼，又看着我，“你大

概很累吧。想跟谁联系一下吗？你的航班到达时，我给你外婆发了信息，不过你可以给她打个电话。我的手机开通了国际长途。”

“我能给艾迪打电话吗？”

“那是之前跟你一起住的朋友吗？”

“是的。不过我有笔记本电脑，我视频通话也行。”

“今晚恐怕不行。意大利的科技并不十分先进，我们的网速整天都很慢。明天有人过来检修，但现在你就用我的电话吧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他推开椅子，“有人想喝葡萄酒吗？”

“要的，谢啦。”索尼娅说，“丽娜？”

“呃……我还没到喝酒的年纪。”

他笑了，“意大利没有喝酒的年龄限制，所以这里有点不一样。不管怎样，不必勉强。”

“我不用了。”

“马上回来。”他去了厨房。

房间里安静了十秒钟，然后索尼娅放下叉子，“你来这儿我很高兴，丽娜。话说，你有什么需要的话，我很快就能赶过来，真不夸张。”

“谢谢。”我把目光定在她左肩上方某一点。大人们对我老是用用过猛。他们觉得，只要对我足够好，就能弥补我失去妈妈的事实。这有点感人，同时也有点烦人。

索尼娅朝厨房瞄了一眼，然后压低声音，“我想问你，明天什么时候你能去一趟我家吗？我有个东西想给你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到时候再说吧。今天你就只管安顿好。”

我只摇摇头。我打算尽量少安顿，连行李都不想打开。

晚餐后，霍华德抢着把行李箱搬到楼上。“但愿你能喜欢这个房间。我两个星期前把它重新粉刷、布置了一下，我觉得效果真不错。我在夏天把大部分窗户都开着——那样凉快多了——但要是你愿意，也可以关上窗户。”他说得飞快，好像一整个下午都在排练欢迎词似的。他把行李箱放在第一个房间的门前。

“卫生间就在走廊对面，我在里面换了新香皂和洗发香波。你需要其他东西就告诉我，我明天去买，可以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

“还有，就像我说的，这儿的网络时好时坏，可要是你想试试的话，这儿的网络用户名叫‘American Cemetery（美国公墓）’。”

当然是这个名字了。“WiFi 密码是什么？”

“Wall of the Missing.（失踪者之墙。）连在一起写。”

“Wall of the Missing,”我复述着，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那是纪念碑的一部分。这里有一些石碑，上面刻了一些没找到遗体的士兵名字。你愿意的话，我明天可以带你去看。”

千万别，谢谢您了。“嗯，我很累，那么就……”我往门口挪过去。

他心领神会，把一部手机和一张纸条一起递给我，“我写了拨打美国电话的说明。你要输入国家代码，还有地区代码。有问题就跟我说。”

“谢谢。”我把纸条塞进口袋。

“晚安，丽娜。”

“晚安。”

他转身沿着走廊走远了，我打开门，把行李箱拖进房间。总算独自待着了，我感到肩膀上一阵松泛。好吧，你真的在这儿了，我想，只有你，加上那四千位新朋友。门上有锁，我一转，“咔嗒”一声让人安心。然后，我慢慢转过身，打起精神，准备面对霍华德所谓“真不错”的房间。

可接着我的心脏差点儿停摆，因为……**哇哦**。

房间堪称完美。床边柜上一盏可爱的金色台灯透着柔和的灯光，床是古典样式，上面放了无数个绣花枕头。房间两侧各放着一个上过漆的书桌和梳妆台，靠门边墙上挂着一块椭圆的大镜子。在床边柜和梳妆台上还摆放着几个空相框，像是在等我把它们填补好。

我站着呆看了一会儿。这实在太像我的风格了。一个从没见过我的人竟然有办法整出来一间我心目中的完美卧室？也许情况不至于那么糟糕——

此时，一阵风吹进房间，让我注意到敞开的大窗户。我忽视了一条铁律：**好得不像真的，就未必是真的**。我走过去，探出头。月光下的墓碑像一排排牙齿般地发亮，周围一片漆黑，出奇地寂静。

我缩回头，掏出口袋里的纸条。该动手策划逃跑了。